

四庫全書

集部

龍雲集卷二十四

宋　劉弇　撰

序

講春秋序

弇謂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不存焉好惡之心不存焉則喜不正為予怒不正為奪撫鍵張闔至則迎受於是褒貶可寄而真好惡見矣春秋之為經非

醲好惡者也非致喜怒者也非私予奪而加焉者也使陶冶世俗不復多籍褒貶而為孔子者得尺寸之柄以攝有一丘之民以治因張吾已試之效乎當世則春秋亦無事於作矣彼椎輪之魯史雖與晋之乘楚之檮杌同為寂寥無詒之腐簡可也幽厲既往滋削之周如日西薄襲彼游氛奄奄就盡而文武末裔是生孱王邦畿千里播為羸國始則胎禍袵席乳兵懷抱終乃魚爛豨突國參辰而家胡越於是無復勤王之舉矣一變而為

葵丘之會政在諸侯可也再變而為溴梁之會政在大夫猶之可也卒變而為黄池之會則夷狄横中國紀綱掃地而盡尚曰可耶且詩在猶足以形怨誹攻缺失夫詩與王澤斬焉亡矣春秋欲毋作得乎哉然時無神瞽孰識中聲身為馮相不俟甘石則孔子之於春秋雖曰取魯故時冊書附著之至其倫制之茂密用舍之委曲褒貶之詳畧對校之寬迫葢亦一折於晚出之聖筆矣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揆人倫者也其法

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治功罪者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豈虚言哉孰謂變周之文從夏之質與夫黜周而王魯之説爲足以知春秋乎考之於經其排推抑揚猶華衮之與鈇鉞也一加焉則萬世之榮赫愀愴不可以迹揜猶權衡之與繩墨也一陳焉則是人之重輕曲直不可以情遁其謹嚴峭覈猶黍之不使雪桃而𣫍冠新履之不可以首足易也其㨿約趨順猶天地之中有陽城焉非燕之南至則越之北凑也是故有闕之以

謹其疑者如夏五郭公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視世久近而為之者如辭顯於隱桓微於定哀之類是也有深探其本而加討者如天王狩于河陽趙盾許世子止弑其君之類是也有微物而吾無苟焉者如五石六鷁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此其凡也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志其所自出名以謹其所當據字則於是乎進之矣有日之者有月之者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為緩月次焉日則於是乎操之為已蹙矣而

又無不爾或承以尊王人溥乎云爾以治夷狄疾首事甚熟惡狄中國人諸侯討大夫畧微者則亦無所不至焉此其例也君臣之義廢見之於隱桓之事然也父子之恩絶見之於蒯聵出奔然也兄弟之愛蔑見之於鄭伯克段者然也夫婦之别喪見之於姜氏孫於齊者然也書尹氏卒所以譏世卿之尸國爵書公及邾儀父盟所以疾盟詛之始兆亂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親迎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朝覲之廢有如

此者矣書如齊納幣與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喪紀祭祀之廢有如此者矣此其悉也由此觀之殆范甯所謂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王鼓芳風以扇遊塵者歟然則是書也而謂之春秋何也葢天地之所以舒慘百物其運在四時而春秋為陰陽中非若夏為陽而有建巳之陰冬為陰而有建子之陽駮之也聖人也者做乎陰陽以信襃貶則其事固嫌乎不正為陰陽者也反是

而稽焉則褒正貶邪特未定也褒而有疑於貶貶而有疑於褒若不正為陰陽然彼悠悠之後世尚焉從而質諸乎此則魯人命春秋之意而雖孔子亦莫之能易者也自孔子沒傳春秋者中間有五而鄒氏夾氏獨泯滅不傳後世亦莫知其為何等學則益自漢興以來已患春秋為難知矣彼賈誼董生歆向父子横置嗜好於區區之傳獨何耶左氏公穀其大致不必一一盡同至於剖析條流探味理詣博矣而踸踔騰軒尚恨數有蹶跌

可不惜哉至唐晚有啖助趙正用得失時時窺覘解者
儻如對家然自五學而後此兩人者其最有功於春秋
者乎何休曰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是蔽其所
習者也六藝論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
經是酌其波流者也范甯曰左氏富而艷其失也誣公
羊辯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是槩其文
辭者也若夫不蔽其所習不酌其波流不槩其文辭則
劉𢘿以為左氏以情角二傳以法斷情角則不禁法過

則不行者為得之矣彼三子者其猶勁弓強弩之合發乎激矢不同而均志於的亦中而已矣然不可為小不中而罪勁強也公羊長於斅敘穀梁長於決擇非左氏之本末考據雖二子亦躓矣學者之於春秋患在求之太過拘之太甚耳求之太過則精理漫拘之太甚則流入於峭刻而不知變於此有一言而盡者道而已矣有兩言而盡者公與恕而已矣故曰聖人之言如江河諸儒泝沿妄入畎澮聖人之心如日星諸儒糾紛雲障霧

塞此亦學者之大患也

講論語序

窮一理之微盡一性之妙其命有以至於自然無間之初其神有以會於寂然不動之際則宜若可以忘言矣然而天下之言常出於不勝其多而言者遂至於不勝其衆則將以寓道而使之有明載道而使之有行故也是故無言而道隱未若有言而道不隱有言而道不隱未若言而與道兩傳而無所隱此所以應對答問相與

垂世而設教者雖孔子猶不廢而論語之書所為起也昔者孔子以無名之神功無體之妙道屈於不見知其禮義信足以小成德其智仁勇足以小成治其温良恭儉讓足以小成俗其恭寛信敏恵足以小成物而屈於不見用於衛靈公見其際可矣而弗與共天位也於季桓子見其行可矣而弗與共天職也於衛孝公見其公養矣而弗與食天禄也以致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絶糧而在陳微服而過宋則可謂觭朴人矣然未嘗不欲有

為於世也是故出疆載質而有至於皇皇去父母國而有至於遲遲而席不暇煖也轍不及環也委吏乘田賤也而不為屑去者葢曰有官守而已獵較薄正𥚃也而不為茍避者葢曰有官事而已其有為卒不可得矣於是取其所欲聞焉而未已者一切寓之以言則詳而為六經者是矣論語者特其緒餘而已夫以學孔子者其徒至於三千之盛而上自國君卿大夫下逮閭巷一介之小民與其為時聞人而在所可許者類皆有見於是

書及考其所歸非資諸孔子者弗道也方此之時操筆而隨其後者豈惟獵區區之空言也并與其一嚬笑之微一俯仰之細而得之也雖然若孔子者非學也故曰予非多學而識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而已矣其成已有如此者其於君也求之以不求之求而所至必聞其政其於神也禱之以不禱之禱而所祭必受其福於燕居則申申於鄉黨則恂恂於朝廷則侃侃於宗廟則便便其行已有如

此者見所不見於魯禮所不禮於衛則有似乎汚而非汚應佛肸之召諾陽貨之仕則有似乎屈而非屈也於齊則接淅於魯則不脫冕以去其應變有如此者皆聞斯行諸也而對之不必同然而非異也皆崇德辨惑也而語之不必一然而非兩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於衛靈問陳則恥其學事君勿欺也而犯之故於昭公失禮則諱其過仁也孝也以其有小大故所陳非一端勇也智也以其有本末故所列非一序利命與仁則處之

以罕言怪力亂神則要之以不言其立說有如此者臧紇要君宜其不智也而謂之智則智而已矣管仲僭君宜其不仁也而謂之仁則仁而已矣德行文學政事言語科雖不同而謂之才則才而已矣草創討論修飾潤色雖不一手而不害同謂之命則命而已矣能具仁者君子也於子賤南宫适則與之苟無禮樂亦可為成人也於冉求公綽卞莊子臧武仲則畧之以至叩脛而誅原壤鼓瑟而斥孺悲進顏子以不愚之愚黜子路以不禱

之禱其處人有如此者凡此皆有見於孔子者也夫聖人之在上者多矣而制法不若孔子之為詳聖人之在下者衆矣而制行不若孔子之為備宰我以為賢於堯舜而不為增叔孫以為不及子貢而不為損此孟子所謂集大成者雖然均法也而孔子所為備者不以一行為備此達巷黨人之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也若夫千載而下其去聖人遠矣學論語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類皆溺於傳注之卑而不能自拔於汚俗

之中絶行之後往往以孔子而疑者皆是也書雖非孔子所自為然其屬辭有要成文有序肆而通連而閒其本末先後要皆出於一而片言隻簡無自而不與孔子合非深知先王之法言者孰能與於此學者要當熟讀而精思之不必考乎其人也

葉謙甫唱和詩序

郡之有縣猶人之有四肢一肢或廢則身為之不完而令之於守乃其運動處也夫舉天下之事京本作治付之不

得無事之人則令與守均為難吏至於治文書赴期會以奉上法令為己任而其間土毛之賦入生齒之登耗與夫抵欺擺合鬭閱侵侮乾沒豪奪之變它官所不得而兼者非令則不治故令之視守宜若其尤難者也彼有擅百里之勢不幸為苛劇之所頓挫則屈力於不支之變喪智於日生之偽者往往而是一旦按視四出方操之以大吏已慼之繩墨則選懦者或以𢘅柔濡忍為寛仁剛狷者或以深文巧詆為切直淡泊以為廉京本作質

而踈通以為迂容察以為斷而守樸以為愚委曲迎合一逆法意則居者投檄代者㬰轂視其府如蘧廬處其民如旅人惟以不得亟去為病則然後益知令之為難吏也吾州之廬陵環四境多通道故在江西比他邑為最浩繁福唐葉君之來為令也因前政之弊革而新之嚴約束信賞罰其鈎考關決猶千萬之有十五而東西南北之有經緯也方是時朝廷更法文書旁午為吏者類皆畢力殫慮懼無以稱上意而廬陵獨以無事稱既

而政行化洽吏畏民服庭無留獄而姦沮野無巡徼而
寇遁於是君至此甫三年矣以其將有代也乃為詩以
遺其邑人與其賡且繼者而小子某實預覽觀焉夫吏
不久其職則民之情偽與物之利疚未易熟識始君之
來廬陵也未及下車而弊有撥去之陳根俗有日遷之
故智（一作習）則民之情偽物之利疚蓋有不待久其職而
熟者矣綱紀條目纖悉備具初若甚勞而卒繼之以逸
則才之能否政之詳畧蓋有不必盡其事而見者矣愚

意其詩之辭（京本作亂）當廣大繁昌多為顯設以自發露而顧乃謙虛退託以無敗事闕政為一時之喜且幸尚慮（京本作虞）邑人之不孚已也復致其意於卒章以見忠厚惻怛之誠皆平日之所固有非待去而後留也愚將見異時里閈之間歌詠稱頌不息於民之口感慕慰懌不忘於民之心想君之遺愛若將不及見而求所以榮故老夸遠人者頼有此詩在則豈小補哉故為之著其說以附篇末使來者尚有考也

悅禪師語錄序

元祐元年秋分寧龍安山之兠率禪院以始時開山至是更八代矣佛事替不嗣欲得九代者之修其傳也上其事於府府帥延閣熊公為下之廬山諸院聽所謂衆定者於是大禪伯悅公以棲賢上首應選焉師自發足棲賢抵歸宗開先諸寺比四升座人已恨其出世之晚而最後予得與洪之官屬合僧若俗千數人聽開座於上藍禪院是日吐師子音魔膽震落如沃凉泉蠲彼心

垢如飲海子究量而止是會者又相與語曰此其聞知皆吾人得其生平所未嘗者也後二年侍者了詮取師自棲賢至兜率前後升座問答等語件為一編持詣予曰吾師示徒如是是不可無紀也子幸為我序之予告之曰詮乎汝來道果可以語言得耶是真無易汝師矣道果不可以語言得耶汝師之説猶寄也今汝從而件之亦一寄也予復妄序之又一寄也以吾寄寄汝寄以汝寄寄汝師寄不乃相與著足虵身耶雖然佛祖以是

脫衆凡汝師以是派佛祖其久矣吾尚何辭師得法於洞山西堂之文禪師文於黄龍南號高足者元祐三年六月上澣日頼昌府臨頼縣令充洪州州學教授劉弇序

諸公紀贈四謝詩序

奉新尉謝君世克過而謂其友廬陵劉弇曰占籍臨江之新淦於兹為十世不粱肉而藿菽有餘甘無耒耨薦蓑之勤而詩書足以代其匱此吾先世相與儒其家而以有子孫之今日也大兒拱其前稚孫環其後鶴髪兒

齒色然其間課督惟恐不程而夜則燬膏長哦聲出金石有問焉者曰將以為致身資此吾八十之曾王父所以燕貽其一作吾家而使不得怠且止也京本作不一日怠替也有司懸衡操尺寸之管攝盈尺之紙奮拔蓬藋登為王官既則紳緌聯聯羅拜堂下此吾一門四人所以同時而第名元豐也嘗念為太平民盰盰而業儒者漫不知其幾人矣然而未必盡見效脱或見效又未必適如所志而身與其父兄俱今也以吾之所得反而合乎人之

所不得則似亦天幸使然而日者二三顯人因吾父子昆弟之南歸將翕赫之以告其鄉閭也至賦詩以張其事自正字孔公而下繼有所授合數千篇譬之錦純珠琲壯彩交發誠恐日月之不貸而諸公之辱不宜久虛則獨可移之石刻以蔓其傳茲吾志也敢以序屬諸子弇曰凡人之相與以有此生也上性萬一中性千百下性則十八九矣閭閻墮窳子弟大則歆艷於聲利小則弋獵碁鞠怵其京本作足以休其手足耳目之好非知儒術者

之能白門梯身也彼則（京本作真）陋矣有能於其間寐而使之寤酣而析（京本作趿）之酲（京本作醒）則非勸焉者之力乎謝氏瓦甌禪（京本作禪是）杓清苦更十世而若子若孫卒以儒顯三歲一拔材數不過五百而視五百之在天下輒當四人焉何其盛哉吾見其隣里族黨後有以儒起家者皆將指詩刻以相告曰是誠諸謝勸也然則其力（京本作為）豈特寐而使之寤酣而析（京本作趿）之酲之謂耶筆墨真吾事也敢不聞命四人者其三人則宜春薄懋江夏令岐吉州

司法參軍畢廉云元祐三年季春中澣日前興閣序

仁山隆慶禪院第十六代儼禪師語録序

以無餘欠本之性以無取舍歸之法寄當而已不復我費則果誰為與者耶分邊理際不貸不求横復委重焉殆將拒而不受則果誰為得者耶與無與得無得付之自爾之有生則雖道猶强名也何有於弊弊之言句哉是故瞬目標指自得妙明搴簾聽竹無非正真拈花破睇何有餘蘊舉棟杜口坐獲孤證如是而足矣亦誰暇

寄風波於頰舌棲疣贅於毫楮耶雖然道誠至矣正求之而拘旁求之而肆傲求之而匿博求之而不類則言者乃其寓也道雖非言而言果足以寓道則諸佛以是逗慈而有一大藏教諸祖以是逗機而為一時問答勢自不得不然耳其雖欲膠喙三尺高謝狻猊惜辭費於紛紛之方袍其可得乎此古人之機緣悟要有至於重見複出而西意恃以不泯也廬陵仁山之隆慶有大禪伯是曰利儼爰自遊方邈有天悟不勤師資臻奥至壺

其所至道譽凛凛猶麟師鳳儀一時禪衲宗仰恐後其機鋒所投猶孟勞僕姑剸犀徹札無留敏者益自懾寧之乙卯得元祐之辛未中間十有七年其該明心要示徒垂手亦衆矣而傳之在人者初不多也予間從其徒求得之近是然儼之徒猶曰吾師非滞於言者其忘焉者我不得而知矣其未忘而有在於是者它日又皆痛翦苛掃不啻卷雲收潦使盡去而後快則此尚其多者耳予方尚少已聞儼嗣法於黄龍之南禪師矣是時黄

龍之衆數百有問黃龍者曰將安視儼黃龍曰其視儼以我蓋容契如此若今東林之總晦堂之心羅漢之祐洞山之文仁山前住之閑與師皆黃龍號法子之嫡者而師之語最後見諸方云故曰佛圖澄之門豫章杞梓道安之門崑藍琮璧羅什之門瑚璉簠簋惠遠之門犀象齒草慧光之門孔翠羽毛玄奘之門沉檀蘭蕙師等數公視此於黃龍之門其無愧矣序師之語而又因以及諸公者庶使後世知嗣法於黃龍者皆不偶人也孟

秋二十有二日序

章文柔詩序

客有抵予以書曰子之州章氏有子號婉婉自幼至其始笄慧發姝艷殆不類人間人歌吾聞其聲不激而圓以清舞吾則疑作見其形不騺而翩以輕其所以傳鉛黄飾藻繪發於笑言與其寓於燕游者蓋千態萬狀可以情得而不可以致詰是物之尤者也吾異時嘗過之矣求以寓吾意者焉而不可得於是寫之以詩播之以曲

吾徒有樂其勸而賡且繼者殆百篇今其辭葢聯以大軸庶幾使覽者尚有樂乎此是在子也子其為我序之辭不獲已遂為之說曰凡出於非人力所能致而盤礴出没與異物争為怪變而馳者吾必意夫造物者不能無情於其間至其舉而畀諸人也亦非苟然而已星精月暈光彩京本作影之所發見川游陸馳氛象之所環合與夫挾勝槩而鍾淑靈者人皆知其不常有而獨鮮者為悵然曾不知號物之數至於萬而莫能終窮也則雖天

地之大猶不能徧其所自有而私焉獨其罕至乎耳目玩好之前者然後差可貴不亦終吾身而無所庶幾則斯已矣尚何能患寡者之不可得而求適於多者悵隱者之不及見而求遂於顯世一作世者耶今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楠豫章杞梓栲杻之質榦往往環於懸崖峭壑足跡窮絶之地非與人接也比其出而用乎世也非大厦之楝與楹則純席之華彩旗旐之文飾也珠之未剖而含蚌也玉之未露而蘊石也金之未鑠而藏鑛也陶

梭之末化而壁棲豐劍之末躍而埋蝕與夫余且之龜海客之槎末灼而泛以遊也隱晦冥默如此者獨誰乎一旦遺坌埃脫沉濁日新之用供物而不遺不搶之質耀奇而無窮則必因閉而固之者之力暴而顯之者之埶然後為攬焉而得之者之快也至於人也何獨不然其隱約不極則其鶩厲不迅其積美不厚則發而見乎其表者弛以畀過情之譽暴集投隙之毀隨至則其於物也特狥之而已矣是何耶則是閉之者不固暴之者

不顯然後攬焉而得之者不足以為快也若夫婉婉之於章氏身不脫閭巷之甲而能使豪宗侈家俯而趨焉不敢以其不及賙而賂之不敢以其不足藉名為倡而相與處者非偉男子則簪裳之裔而勢力之徒也可不謂閉之者固乎其敏慧淑艾雖有過乎人然不資諸名以成其身則足以感薄俗於㝠㝠而愛不行乎顯人足以擅一郡之甲譽而美不馳乎四方今也乃得客之詩以投衆人之耳目吾於是見易汙而清如美錦之濯漣

漪剗昏而明如繪畫之傅丹堊也可不謂碁之者顯乎然觀客之詩不得已而倘徉放肆獨騁於坊表繩墨之外若將推而歸諸人也而又以其意之遺餘屬予為之序然則彼所謂攬焉而得之者之樂果誰付乎是未可知也婉婉字文柔今方盛年云逍遥子序

龍雲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龍雲集卷二十五

宋　劉弇　撰

序

送戚大夫仲孫歸朝序　并詩

余讀元祐九域志自國初距元豐末天下生齒以户計者得一千八百萬有奇而潭與吉最其蕃且息者潭户客主三十五萬吉雖微為不若然猶居潭十九已上用

此故吉常為西一作東南劇南接贛北竟淦水東西控臨川長沙環地幾二千里其間皐纆壤束水艭陸犂之民急角其力限爾疆此界如一枰上常窘邊幅舍居者非皆盡得平川易野則往往負湍溪掛鳥道詰曲間關開明闔昏至聚落相枕如帶不絶縣官平日𢿱京本作仍廩廥舳艫蔽川取魚貫而下歲輸中都租亡慮五十萬斛以至脩壓闤閈綢直戢舂市聲汹汹正晝爭奔赴南商北宦之去來絡繹旁午迭盈而遞虚其憧憧如此異時射

利之豪右京本作民市井之輕薄與夫博徒飲客過從閭閻相與約結仇報怨間失意盃酒抽白刄立決格鬬披攘而八邑武斷竊發之姦時時相仍犴獄為之充斥他訴訟畧復稱是以故朝廷必得材太守然後遣用慎擇付二三大臣至號堂選士大夫甚者皆相謂吉難治求脫者十常八九曽不知一切煩委實戸口使然慼傒之來為州也盡得其風俗山川之情狀本末則喜曰是不難治棼絲小鮮信撓之者有罪我則静以竚之於是戢吏

胥詆欺舞文使狼噬鴟攫者奪氣諭屬縣無得輒錄苛細使觸煩挂密者後將知免行之未幾民果趨便一年而撫字恵厚之恩浹再期而慈祥豈弟之俗就維時春陽風融物熙課成還朝行色遽動邦人將欲父母吾侯而不克久也密圖其像而祠之既又相與惜其去以為侯嘗更海單衡三州不忘其民且吉將侯忌也孰忍小人則曰轅攀轍卧有吾屬在君子則曰志就而文不（京本作弗）抗奈去思何文豊而義弗迨（京本作迫）奈贈言何我則有

詩在於是合中外屬官與夫士而文者得若干篇謂弅
辱侯之知為最舊而吉其桑梓也咸以序見屬觴三行
序成且别附詩左方云紹聖四年二月上澣劉弅序
及瓜報官期瞻斗動行色二月江南春曾波回暖碧晝
船獵雙旌迅奪飛鳥翼二年東道主一日壯歸客利器
盤錯空生祠瀟洒逼淸訛禽啅軟飣餖林英拆屯雲如
有情結戀低羃歷裏蹏跂路遠太阿風雨隔天浮彭蠡
寛月夢夷門直懸想動前旒吾君席方側

送杜然中序 并詩

吾友杜然中侍其親以來吾州跨三周星然後歸琅邪而吾適得第縣京師還於其將行也別不足道也顧情義如何耳今夫閭巷妄愚之人相與別也滿引劇勸欷歔感慨相盼睞不忍上道至旹溢口呿終日為留連計若將一二可據之為者試問之必曰是嘗賙我以貸者也是嘗戚京本作感我而不吾慊者也是嘗居相為京本作與徵逐而出相為旁午者也此其取道未能幾何而旋已彌

忘甚則漫不省憶矣是何耶分義誠不足故也往者虞部公來臨吾州士無賢不肖槩以一禮當之湛如清泚之映太虛萬象畢投而寫影斯在吾於是時首出門下始與然中游然中不以勢不均禮不抗而獨以友處我非徒無靡乎將迎之末末一作為與夫問勞之小謹而至誠篤好之心每有加焉中間吾嘗顛仆不偶矣仰首斯跼投足斯蹐聰明耗於日侵之憂患而異趨横出更軋其後雖其平日之所有彫鑠殆甚而虞部公時岀緒教

以誘以掖以至今日之成就葢然中預有力焉其分義孰有易此者今君方將指歸期於數千里之琅邪而吾雖留此土以處寧尚忍為閭巷妄愚人戚戚不得已之態也耶固將以其歸預為琅邪慶也且琅邪從古以來號為善地背東海薄青徐南連淮陽北控淄川高密邑屋相望僅數千家牟臺環其西叢社臨其東其山川之勝則有浮來棘津魯侯之龜蒙作鎮之沂山其故家遺俗則國於鄅城於向桓公南至之穆陵管仲脫囚之堂

阜與夫蘭陵子游荀卿之所從事下至叢薄榛莽神林鬼墟則丘明子野二疏王肅魯公之丘墓在焉魚鹽商販之所出入故其地阜繁去聖之居甚邇故其俗禮義君於是行也順流千里之灘瀨連舸首而下輕帆駛檝若飛鳥度去而堂有榮耀之僾親日臨其側望琅邪故鄉如在目睫思平日遭逢游衍遨嬉之樂不在南閭在北陌可指期而至非若騷人遷客惓惓於別易會難而心攪目亂以重一時之去思則君固未易以輕感慨動

而吾（京本有雖字）惜別之多猶無以為也惟其臨風把酒發穹臺指故鄉荒蹊古叢出没高下於雲煙杳靄之間眺野水之浮白指頹陽之傾西徜然想像洙泗絃歌未泯之遺音與夫消沉之遺迹躊躇輾轉念無與同此樂者而退思吾二人廬陵一夕之會合恍若夢寐則方是時尚冀然中萬一為我寄聲無徒為吾羨也於其送以序也又從而詩之年月日序

沂山峩峩鬱參差盤礴峻挿天一涯棘津下注湍瀾飛

牟臺叢社羅紛披君於此乎指遙歸鷁首東下鏗銑鞏蛟龍吹腥簸鼉龜黃雲漲天幕四垂截山健帆帔拖霓君於此乎歸心馳侍親有裕德孔時食則豐潔兮居則綏嗟予何者兮不脫馬羈安得從君兮同流乎洙泗之湄

送田曹三許序

熙寧八年秋田曹許公自南康來倅吾州由聖（或作由聖或作聖由印本亦然宜聖由為是）子至明遠三人者以其子侍行而其明

年春余乃踵書以見田曹公且言曰顧弇戇甚矣行年甫三十學久而時愈踈如終日畫墁而不適身奮出而輒躓如一吷過劒而不足聞也閤下苟收而録之則弇請見雖獨後於衆人平日之願望庶幾猶及償也於是田曹公果以為可與語則又因其它日求見所謂聖由而最後乃因聖由得與子至明遠遊焉三人者以吾遊其伯仲甚數而不間也相感召以其志義交相結以其久要而不忘不倡而言相和以聲不挽而動相差以行

仰相酬俯相酢雖吾以無往而不相得為果在是也故相歡益甚今茲田曹公課成東歸由聖子至明遠勢不得一日忽去其側念雖欲去其側且不可得而旋復以其子侍行則於是三人者相與更索吾言以送且曰他日之邂逅皆未可知即不得一語我者此行也然則尚可無説乎吾嘗聞田曹公補外餘二十年廉儉忠清樂於仁以為已任而愛民矜物所至率以長者稱彼其造物者之報施萬一不偶然至而要必有任焉者則非在

其身必在其子孫也吾試以夫三子者占之疏明條達事求可其意而不先物以規所不能至與人交趨於適而無求備也吾見於聖由者如此約而不肆謹而不流猶繩墨之於彈畫衡縱曲折所遇雖異必將無出於規矩而後已吾見於子至者如此秀眉而踈目明外而濲中藎方尚少而若將與老成者熟物情而諳世態也若將與中道而善自擇者作而進也若將與剽剛而敏銳輕利而便捷者沿波溯洄超距摩壘疾徐而爭上下先

後也吾見於明遠者如此吾今於三君目前之别已知不能須臾留而身外之事又知未易錙銖較然及其去而贈以言也丁寧反覆類皆有美而無成則非不得已而和一作加之也直欲其去彌劇感彌切感彌切則思彌深思彌深則勉彌至其固護培壅之資自倍於今日未效之前而攬其高大之實默契於異時明驗之後羣當知吾言為不妄於其中間時有脫去羈馬而馳者出焉則庶幾使天下不獨知田曹之有子而又知由聖子至明

遠之有伯仲也三君其亦有志於斯乎

送高與可還儀真序

儀真高君與可尉安成之二年予自京師還始以桑梓之禮見謁又與可揖予於廡下甲體怡聲潤視而趨委蛇折旋中則躊躇若將援予使進而未能已也置予於座隅問勞狎至去苟簡京本作同而就誠實若將引予以中道而使不得殆且止也夫安成吾所從出而與可則治我者也以所從出則閭墓在焉者皆隸於民之籍故賔

主之禮宜有所不行以治我則升有等降有差俯仰有
隆殺之殊謦欬有從違之間故賔主之情宜有所不通
至於屈其所以信損其所甚益相與傾如故之葢於斯
須之頃挽不前而又推之則獨何以得此於與可哉與
可德望人也佐吾邑雖甚勤惓未嘗有慊慊之意其所
作為無冒昧輕脫之嫌而得公清廉平之實將代且去
以為肆而通矣輒復一跌京本作如輗以罷任聞人皆以為
惜而吾獨謂榮謝之去來猶四時之運雖一息不留而

彼有攬目前之小快而不知冥中有日徂之變一不得志遂謂造物者之不予畀其不知命乃如此今與可之去氣不怫鬱而舒色不憔悴而愉翩然一舟如逝鳥躩冕東下而不可覊且有菱芡葭蒲魚鰍鳧鴈水産之饒而又覽鯨鯢之出沒而窮其變化睇狂瀾之奔放而寓其感慨觴有酒軸有詩則吾固知與可中有以自得爲在乎此也然方今仁聖在上用人如不及雖寸長片善在所必録以與可之智能識慮獨何能久幽以處也勉

矣他日華衣高軒擅要權任一方之寄則其勢當萬倍今日之一本此下有罷去字安成言行如轉丸事遂一作遂事如發機上所揀拔惟恐後時則其遇當萬倍今日之罷去一本此下有安成字是在與可也吾於斯時萬一以故人禮見與可於睽離曠隔之中詫吾言之驗一以為喜一以為賀則不識與可尚能追念安成時乎

送葉令謙甫序

前年秋予就試鄉有司八邑之士會者以千數時天久

不雨黃塵彌空（京本作天）衢道中氣如蒸行者止憊者屏氣以息而予適卧病西城閒則聞戶外足（京本作之）迹所如往往終日不絕詆訶禁護若與處顯者爭先後甚者至於車摩轂而馬銜尾也竊以謂方是時能不憚煩促冒炎溽為奔走計是必趨權勢（京本作門）賈場屋聲譽雄張潤視急於自售者之所為也且人相與奔競（京本作馳騖）角逐如此而獨匡坐酣寢（一本作酣寢終日）則尚誰有（京本作肯）念我者既而客有踵門道謙甫之賢則因曰是嘗語我知道者以

予為真無以易矣徒慨他日未嘗見也[京本作是嘗語我以予為知所庶幾矣惜乎未及見也]予應之曰夫屨舄不交乎其庭聲音笑貌未始接於眄睞舒徐之頃於其泛而往也初無車馬足迹之勞而坐使人稱譽己寧有是事耶既[一作後]數日余[京本作慨]以報罷[一作不偶罷]聞[京本作去]客復有見過者則又曰謙甫蓋嘗憐子之不幸而見斥於有司矣欲子之顯且不躓[京本作且遇]殊汲汲也予於是飜然而思曰嗟乎古之人固有連墻不相謁請而容聲[一有默相二字]聞達[京本作名自致]者彼其

於已惟無所待而後足故取信於人也易今以孤立數奇之蹤人前輕而後軒一本云前則人所輕後則人所軒時已邁而念不可復得則宜其晻曖顛躓久幽不遂京本作奮而謙甫乃篤於見取如是獨何可自壅於阨窮憔悴之中尚留滯而不見也明年春會抵宅邑道出廬陵因求見所謂謙甫者至則色愉然而和氣休然以一作而平收以一而借之二畧其短而不遺其長果謙甫也於是時即焉則謙甫之奬引日益加甚一本作謙甫之意愛彌篤矣夫以謙甫之賢在

士大夫間當未多(京本作見)其比其所許可宜亦不至於妄借使庸人腐夫得其一言尚當刮垢滌汚夸閭巷而詑衆凡(京本作遠人)況萬萬有不止乎此者他日萬一有望乎人者與謙甫居問其平時所知識與其嘗與(一作所)游焉而在所奬借者雖去之滋久(京本作彌遠)而隔之彌遠(一作滋久)吾固知謙甫獨能道吾髣髴(京本作其萬一)以塞問者之責已而與吾身窮達貴賤相為傅會而無差毫髮則天下言知人者當自葉公始而弁其受知者也可無勉焉謙甫

之材能政事士多能言之京本有此不稱述四字於其去也姑誦吾所以得於謙甫者為京本作以送熙寧丁巳三月日序

送閑禪師還鍾陵序

鍾陵去廬陵初不甚遠而境之四環往往多佳山水神祠老宫棲真之巖與夫隱遁者之室連一作聯屬相望不知其幾何而佛氏之宇號為特衆吾嘗意其間當有異人者投足而寄焉以與靈物怪變環合出没攬雲煙之卷舒而窮日月之朝昏也既則聞黄龍有南禪師者得

佛氏最上乘而其徒相與處者無慮千數遂欲因傳者聲往見焉而不幸輙以事廢後五年予還自京師至則禪師前此蓋滅度矣於是衆復語予曰禪師之法固亦有在獨得其要且妙以有此土而警衆凡者於今則為沕潭之總而翠巖之閑也未幾會吾州仁山廢久不治衆果有以翠巖名聞於官京本作守州者予私獨喜且幸以謂是蓋欲從其游而未之得者也及師京本作公之來吾日過焉徘徊與之處若將忘動靜於其身而中有所慕從

容與之語若將忘言默於其口而不能𪒹然以去及其久也不知歲月之多往來之數動靜之為處而言默之為語也方且以為有助而師舍京本作告予而行矣夫以大江之西環數千里之間學佛者何啻百千輩而吾所慕而樂與之遊者僅得三人焉一人者未及見而逝一人者思欲見而未之得於師則見之矣未幾又舍予而行獨何耶吾固將問乎師也夫無方之不可依無衆之不可聚猶無法之不可付無道之不可傳也彼將以不動

常住止物之競而會於一無餘涅槃斂物之散而冥於極則尚何能一去一來一彼一此哉然則師之還鍾陵也得無厭闤闠之擾擾思欲放懷於巉巖之顛清泠之淵者歟亦將汲汲乎舊隱之棲遲以久寄爲幾於轉蓬者歟其亦無意乎此方之人翫而忘之若蛻脫之秋蟬凍解之春冰者歟此下京本有今也獨不能須臾以留則吾意師之必有謂也一十八字師曰是徒京本作獨不然子獨不聞至人乎動則直前其發如機而一作之不可掩止則直寓其介如石而一作之不可

轉出則龍見而尸居以為處息則淵默而雷聲以為語

譬諸月焉無水而不可留京本作流亦任之而已則尚何一

去一來一彼一此哉吾應之曰然則師其行矣為我寄

聲總公異時猶及以此言告也否乎

送道士習順偕序

予還京師之二年客有以道士習順偕善相名聞於吾

州者言京本作曰順偕能道京本作之言人禍福協京本作出於已形

未兆而並與其身相為先後者若僂指數一二而舉挺

之占鳴鍾也予初未之信及往來洪撫間聞順偕名益熟因私自念方羈旅憔悴之餘而謀所以成吾身者動輒齟齬又其骨目古怪膚理𦙍䵝而五管膾宜作撮殆會無有京本作以過人者疑貴人不然安得所謂順偕者一至吾前披吾形袪吾惑以壯吾決也未幾會吾州羣試學者於稠人中有冠且褐長髯濶額貌甚軒鶱京本作而若自得旁無敢睥睨者問其名則順偕也於是試往因焉順偕遂言曰凡子之相姑置顧聞吾相說益吾之說京本作法與

許負書大畧同而意所獨至顧以為出於巫咸所以顧見壺子而不可得者遠甚吾擇是術走千里之江南未見其（京本有與字）仵而雖貴人與中家羸（京本作丁）户吾所以應之若出於一人然吾性剛愎少（京本作不）遜貶（京本作恥）言人之生死禍福成敗得失之迹不挂於實而往往中否之以一言彼有憤吾斥其短而亟（京本作外）聞也至頻蹙發赤罵譏笑侮以去然吾無毫髮屈也故行年五十閱人不知其幾何而若未始經（一作況）於心又曰吾視某人可以得

某富貴則徑以某富貴處之其得直若干不以詇說（一作說之）而所取加多焉視某人可以得某貧賤則亦徑以某貧賤處之其得直若干不以不當其志（京本作愠之）而所取加鮮焉若是人也富貴貧賤不中吾閱而利茍在焉則吾亦畧不以介意故其規求初若不甚夥而卒亦有繼既捃拾以去行復空矣予聞其語始而驚中而得（一本無其規求至中而得三十二字）其所以為人未暇以相謁而因告之曰凡汝所以自處則良矣至於斥人之短以信己之直得財輙

復糜京本作耗去而所取無高下豐約之殺則似非所以處人也斥人之短則忌者之憤日益加信已之直則閒焉者難為容得財輒復糜京本作耗去則身後之困有時而至所取無高下豐約之殺則蔽於不知擇以難為容之恥行必加之憤耗不擇之貨取身後之困汝之患於此在矣其後順偕與予或離或合率無常時唯順偕告予取別而東京本有歸字也不相聞最久今年秋予以事京本作道過吉文則順偕適在焉因踵予而言之曰吾唯未嘗用子

言為戒是以卒及於患去歲不幸以計直斂閭相者之怨而投吾於法網之中彼執政者不究其罪辜誰何而使與誣已者殘其膚而吾輒夷為平民因恥其漫於汙辱而不能自直也以其事哄（京本作閧）於大吏（京本作監司）凡歷月逾時三更大獄而吾之不幸而及焉者粗（京本作始）明今黄冠之名雖僅復而唯是冠褐之餘類皆穿弊決裂凡朝夕施施（京本作出入）乎貴人大姓之門者畧無完才以至肩未摩而露踵不軌而決令將用是干有力者而相與

圖其廢也念無以自致于其為我發之余嘗謂言天下之禍福者要必自報應始而報應之效無甚乎佛老人之説其教而歸之也亦以佛老者真能禍福我故奉其徒若[耳欠]歈（京本作揶揄）人之子而儌（京本作冀）其父之謝已也廣宮大囿美衣甘食金碧髹髤刻雕藻繪之觀尚可一唱而須則其下宜無足道者今順偕既以老子名其家而所求又不過乎冠裼芶（一作若）挾其師禍福報應之説以慫有力者之聽則其於區區奉身之費若將可徒手而

摶又況素以其術傾動閭巷閭哉則亦不待吾言而後使人信一作諭也然余哀斯人自傷始時不能以吾言為戒以其擠顛機穽及其過而諉余也其貌癯然若將有所自懌一作訴者則余尚忍無説乎故為之條其始卒作送道士習順偕序熈寧丁已九月三日安成劉偉明序

龍雲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雲集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曹躍淵

欽定四庫全書

龍雲集卷二十六

宋　劉弇　撰

時議

舉逸民

探射隱伏妄意必得是前識者之詭性也要之以達道則躓矣賤近貴遠比所從悅是小智者之私嬰也槩之以公心則屈矣古之人於賢者有一言焉必曰求乎云

爾而未始置疑於前識小智則非以夫幽必詣遠必索然後顯乃可用近乃可得故邪斯舉逸民之意也蓋賢者退藏於深渺如罩罩之魚未易得也潔白不汙如皎皎之駒不徒來也應而非曲徇也出而非虛覿也翔而非苟集也永矢以逝而非不得已也彼將臣之必先賔之彼有饋焉必曰獻焉則何世而無逸民哉則亦無時而不舉矣竊嘗謂潛德之士如五噫之梁鴻三黜之下惠無適而不有彼惟恥與世俗子浪自沽激規巾䙰末

利轉徙蠻觸之域是以蟬蛻囂埃謝緣人封而在上者或不得而知之知之或不得而加審非必高逝獨往皆投淵洗耳徒也亦猶古人溷跡朝市自謂陸沉則豈率在寬閒之野寂寞之濱也邪然人君之求之也不取之衆而直取之寡不豐昵狎而先求振拔之所不逮釋此稔熟之後塵佇彼方馳之來軫則亦逸民者誠在所急故也時無有莘之躬耕則三往之幣聘為虛禮人非傅巖之操築則惟肖之物色為徒飾必有太公望之賢然

後可載而與之俱必有南陽之高卧然後可起而與之共事彼漢之君嘗知此矣至其久也弊卒乗焉武帝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嘆息然猶不免有方朔之尚容光武委禮於故舊之嚴光勢適然耳未見有助也而樊英楊厚之徒激其頽波至三閲順帝之聘而不少屈李固朱穆以為處士純盜虚聲良亦有由也至於唐人則殆又甚焉士之既文而不既實非士成綺則公文軒之比也徇物而徇巳非南榮趎則滿苟得之類也李渤隱少

室韓愈詆以索價髙而終南嵩少區區窮絶之域至號仕塗捷徑逸民之弊可一至於此彼孔子所謂天下之民歸心焉者果若是乎國家繇祖宗巳來士之蔭長松而藉豐草伍猿鶴而輩鹿豕以逸民自居者時有人焉如楊朴种放輩或召而不至或至而不爵不留故大中祥符之制曰頒一尺之詔方俟於來庭馳駟馬之車未聞於戒道其急得人乃如是聖上側席㝎人惟恐弗及譬猶剖璞窮崖洗去埋蝕披豹濛霧發彼幽姿下取文木

之殫殘更增青黃之新飾徃歲至有徒步繇處士而起
頹隂者未能閲歲旋見躡文石摩螭頭而廁侍從之列
矣士於斯時翕然嚮慕甚於遠壑之赴隆墀一何盛哉
廹今葢歷稔矣卒未有嗣其後者豈遂無其人耶且技
養之卜肆不無拔俗之君平末業之魚鹽時有晚出之
膠鬲則况萬里之海隅乎直求之未悉耳然賢者耻於
自進則惟恐人知而未嘗從人而求知緩於必得則惟
恐利合而未嘗赴時而合利東海之濵有賢人焉吾得

而知之然後舉北海之濵有賢人焉吾得而知之然後
舉則是知之既審而舉每隨之也既已舉之則賢否不
待較而明矣方復曹搜伍比角之以無益之空文則猶
科舉若也彼來游來歌者能勿望望而驚乎前日之敢
遣是已為今之說也莫若於每歲之終縣委之令而舉
諸守州委之守而舉諸監司監司於是乎舉而升諸朝
朝委二三執政大臣相與諏逮而稽察之信乎其不窽
於實也然後即其地給傳遣行亦若古人之所謂勸駕

之為者率一道無一人焉雖勿舉可也率數人而聚一道雖遍舉之亦可也及其用也然猶視是人適事之材否而加舉者之懲勸焉則竒偉拔出之士宜有出而應上之求矣齊之紈楚之綃㑹稽之竹箭豫章之金鐵陳夏之緜漆窮巴之文梓阿井之沉液與夫丹砂赤箭或生蠻蜒或產儋耳初非近人也惟其人近之是以中國無一物之闕而富家巨室卒取盈焉又况於逸民者乎顧上之人所求何如耳

井田肉刑

莫為之生則莫為之養莫為之養則莫為之治養之者仁德也井田在焉治之者義德也肉刑在焉盖人之所必爭起於度量分界之或無則不根浮寄之民時出而乘焉强者陵弱躐等而軋以勢智者籠愚投隙而窺以巧人君禁畏之術至乃下移於嚚嚚之黔首而豪宗侈家方復專大利侔封君白晝大都之中探丸行籌至於椎埋攻剽殘人支體而恬不以為怪然後知井田肉刑

之有賴乎世為不少矣彼揚雄其知務者之言乎故曰以井田之田田以肉刑之刑刑也惟民之初林焉而生羣然而萃以僅足之一身或不勝迭來之日用則雖區區之口腹支體至有畢生不能趨於完且適者累聖哀之為之制井田使之相生養焉而不能生且養者非所患也為之制肉刑使之各寄當焉而不寄當者非所恤也曾謂先王之為之也出於私智乎亦隨時之宜契於理之不得不然者而已矣蓋自上古已來迄於晚周中間

嘗多故矣卒未聞有倔然起而廢之者則是終不可廢也巳矣彼井田何負邪阡陌一開而經縱緯横隨占射以泯滅則暴秦之罪也彼肉刑何贅邪不忍一女子之私憂而委先王之公義猶之越人之章甫則孝文之過也古者井九百畆八家私之取百畆以為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於私事故能終身飽於樂歳而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至秦則貧者之地無立錐曽救死之不暇則閭起而為盜賊富者連阡陌跨州里厚自封殖而爭衡

侯伯則僭擬乘馬秦至不勝其弊一切出苛罰踵其後而驅之則井田之廢於秦果何賴邪杖箠之設也始者三百已而二百久乃一百然猶死者接武則肉刑之廢於孝文果何賴邪然井刑之制其詳雖見於周官容有未易一二舉而行之者矣何則自堯舜至周其間人更數聖時歷千載規為經畫初非一人之力補苴繕完然後乃克大備而又不封建鄉遂之法無從寓焉則謂為一旦可復者妄也昔唐太宗嘗欲從事於斯矣已而姑

置則非畏事者也漢高帝平秦之始先王緒制要必有存十一於千百者茍出力掇拾宜不至於駭民而留弊至今則常為高帝惜也國家前日嘗行方田之法矣而議者尚以未徧為患且前代有披元積方田圖慨然嘆息以為治天下先急誠不出此則豈欺説也哉茍能舉天下之田而方之因稍取仲舒師丹限田之義繼焉則彼井田遺刑當作制殆將髣髴於斯乎若肉刑則愚於此竊商焉以謂凡民百骸九竅具然後完人缺一不可則

誰且不愛其身彼有用刑之人一旦殘人儀則之天性則酷亦甚矣從今之刑則戕支體潰耳目與夫肆淫盜者不過撲背而止耳夫鞭扶之慘有盡而支體之殘無已則是忍於辜無已而不忍於絕有盡也顧以為大不倫矣彼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者何賴焉賓主之酬酢也禮一不至則慊慊則有望望之色稱責於人者要必有適當之償焉然後平則孰謂殘人支體而乃以鞭扶代邪非報償之道也且苛如魏武毅如孔融辨如袁宏尚

羣制乎此而莫之決則宜後世之因循置也運丁休明百廢具舉置此而弗講疑若於序正羣倫之道有闕焉惟明有司心存先王之遺意推考成效以稽可否舉以復諸上焉幸甚

守令

國家内起畿甸外薄四海以烟火萬里之郊而肅然無狗吠之警則不可謂無其地垂髫之童華髮之老相與沐浴乎百年休明之膏澤而生齒之隷籍日益以夥則

不可謂無其民也地如此其廣民如此其衆將欲挈而
界之治舍守令尚焉重乎盖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
千里人君耳目之所聞見初不出乎一堂之上下而揺
足之頃已移於千百里之遠則物之所利疚民之所疾
苦宜有不得而徧知矣舉一郡之大而任之守守者誰
乎而必足以塞千里之責然後方面委焉舉一縣之廣
而任之令令者誰乎而必足以當百里之寄然後民社
託焉夫方面之所委民社之所託每每如此則孰且為

失位之人乎欲天下弗治不得已在易陽長之卦謂之臨而孔子之門人獨以雍也爲可使南面若曰惟仁者乃足以臨人故也夫臨人以仁則是不仁者終以賊民而已矣建事功黜淫怠赴百利之會取其不吾疢者舉之如攝羽其古之人所謂健吏者乎以其身愛其民如子使其民愛其身如父母不亟成也期勿擾而已其古之人所謂良吏者乎得良吏者安得健吏者治安且治固有天下者之所急則彼所謂守令尚焉取而不重乎

三代而上其迹不可見矣由漢迄唐有足稽者焉方其盛時君子長者之風休然布於上而故家遺俗之美藹然充乎下五袴成謡千室鳴絃蒸和氣於動植而瑞應以之効收晚暉於桑榆而壽考以之得雖馴乎微步之遻而未丱之童子與有仁焉獸徙於無人之境而帶犢之末業與有革焉猶以為未也至登為丞相則黄霸之治頴川也拔赤子於黄池之中而孝宣慰薦之不暇則龔遂之寧渤海也杖莁不設訢牒交寢則德秀之化魯

山也祠之不足也輙碑以紀之則韋丹之於預章有用此字也且其愛民利物貴寧謐而簡苛碎豈獨吏之天性然哉上實使之而已是故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則孝宣之責成功也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則顯宗之急圖治也裒姓氏之不一揭諸躬臨之座隅則太宗之重愛字少一也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則明皇之貴顯庸也此其民所以婆娑田里浮游卒歲而事事之人非京兆三王之比則頳

川四長之徒也雖然豈特漢唐之君為然哉是以祖宗比稽閲擇之詳而三歲殿最之考猶輙出其後至糾之以監司督之以安撫其賢否之雜揉也或取保任五人者而升其秩患其功罪之相掩也給歴紙於遣行之日而使之致肅心焉又况布德音灑天翰使朝夕玫覽有如大中祥符之士疑是七字條者乎嗚呼其愛民而重守令之意亦可謂至矣主上紹格天之丕緒久矣夫其能舉天下而措諸覆盂之安也前日儀臣恵守令之未盡得

人而澤弗下徧也至爲之說曰輕與人官而重與人職

玆誠確論也今其說具在苟一二舉而行之澤生民福

天下殆將見於斯乎故愚姑取以獻

武功爵

漢高帝提孤劒走豐沛轉戰數百以至摧項籍有天下

諸將力也嘗觀夏侯靳灌之屬披棘移當作沐霜露用剕

力爲多而爵之酬也方在一二計城而十百累級也平

陽舞陽視諸將功居最至繇中涓列大夫積數年僅得徹

侯曾不如黥韓輩計日而王指土而食也由是言之爵賞固自有次第哉無隙可投無巇可抵則辨者滕口而恥說之不見售卧鼓韔弓無與為敵則悍者揚茀氣鷙右武而憤力之不得行與夫挂功宿名之士喪元沒齒而不自以為悔則彼誠有以區疑作敺之故也然則漢之議臣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者豈得為無謂乎蓋勇遺身後者翼資可得而去不以力殞者兆域無從而入死且有激生亦宜然春秋之法與楚者固有不一而足

則况積閥之戰士乎昔秦右權尚霸挈國以呼功利孝公接之商君業之舉其民而頓之必爭之地則武功爵其兆也秦人不愛殊死以饕大利今日之陷鋒膏鏑長為不反之腐骴是乃前日之饕名殊死而抜自上造者也欲使之無死得乎哉蓋其法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五千石自公士簪裊循緣而上以至徹侯等為二十視功孰多迎受其至譬猶堂有九陛禮每有加則取等而進無不可者故秦卒以并諸侯一天下則斯爵蓋預

有力也高帝之始法制搶攘文景因之時唯息肩斯爵
不暇講埶則然矣比及孝武承奕世之烈奮毒民之武
恚彼胡馬之數窺臨以衛霍之飛將南剪勁越北却天
驕于襄即序之美僅追一二而中國之罷耗與虜畧相
當矣彼議者因縣官之㲉也乃始請置賞官則賞官之設
不獨紀寵戰士而止爾利在五千石入也彼亦孰知古
人抑縱推稅更自有術而初不止是耶後世弗究其實
一切繁為號名爵列以啓夸跂之隙於是勳階乘之而

柱國開府之號每為亟獎則彌非舊矣又況若騎都尉
關内侯而方之爛羊者乎昔祖宗西取巴蜀南剋嶺表
吳會荆巫以次俱下最後殄并汾撫江左以截九有神
武之所震疊如屈伸肘唯所欲加則武功爵雖未始或
用固不害其為賞功也雖然戰功曰多在司勳固所不
廢而昔人之兵法使貪與詐使其終身長不離故處則
無慮悉掉臂引去為閭巷自好人也尚誰肯甘長勞而
鶩危道乎此武功爵宜在所急也若乃賞不視勞爵不

酬能則闘士體巳解矣方復掇拾煩委之號名一切紛更之為彼不旋日而徼利者果可以欺美觀乎不幸功狀晻曖忮心之將方得快私欲於一日之去取虛名未移而實效旋廢是重失衆望未見能飽其貪志者也則漢人之議疑若可緩矣昔之人一避螳怒而士氣百倍一投單醪而（少一字）舉猒足危難之犯固有作其真情者彼所謂爵賞特外之一助耳況號名乎亦因時之宜比次之而已矣何必秦

復圜土

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欲人之相與適其當也初無意於用刑不幸天下之人時有不出乎善人之塗而後刑將不免則先王於是又有不忍之心加焉猶曰姑教之而勿殺也斯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之意與說者曰圜土規規主仁盖以仁用刑者圜土是已傳曰唯强而有力者能行禮然則不能行禮者罷民是已必於罷民言不能行禮則以嘉石之所平者知之故也

彼民之生天地實圜其形則疑若有拘而無肆矣其或
不能强力是自棄也不能由禮是自放也放棄之民唯
收乃可則彼將更自取圜而以拘即拘者也是何時而
輙肆耶雖欲無怵乎圜土不可得矣不力於事散徙無
常則大司寇於是乎言聚之矣一身之至約而莫知孰
置則大司寇於是乎言寘之矣潰如湍水逸如放豚則
司圜於是乎言收之矣往而不反流而不止則司救於
是乎言歸之矣是圜土之本末也雖然大司寇所施蓋

亦有序焉坐諸嘉石役諸司空聚之圜土如是而已禮之為物譬火在木因鑽顯照棄也弗取是誰之過歟石無知物也且以嘉獲名可以人而不如石乎桎梏之所取是在我也使能知此則先王尚焉取而坐之乎坐之而猶以為不足於是又繼之以司空之役矣夫生已勞矣又況以故取勞哉不為賢已辱矣徒以不能禮而重取辱孰若以禮自克使能知此則先王尚焉取而役之乎役之而猶以為不足於是又繼之以圜土之聚教矣

先王之於民惡夫置之而不恕然又惡夫恕之而不置也不教而誅仁則吾不知也教之不從而不誅義則吾不知也圜土之法施職不如恥之明刑改而反於國中猶三年不齒與夫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是殆所謂仁矣而卒不害其為義歟仁遠乎哉義在其中矣義遠乎哉禮在其中矣雖然請因卒其緒說焉嘗以謂禮刑相為表裏者也禮之所去是刑之所取彼其拘之乃終將愛之也其教之也皤然改而知禮則良知良能不鑠於

形盤體肆之僞而放僻邪侈之習斯遠矣其教之也幡然改而行禮則力不敢身自愛情不敢家自庆向也愚者之所病不肖者之所拘今也可得而撙節矣夫如是則勇鬬好犯之氣弭而和樂豈弟之風移一旦擇吉地而投足一旦念有涯而尊生彼挂身刑禍之肆而為世大戮者尚誰乎此先王之時所以有賴於圜土為不少而卒之以刑措不用歟故曰禮禁將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豈虛言哉末世𣸸核太急仁不下逮其所以教民者

略方復一切羅取瑕釁僅如析毫洗垢而麗人之辟往往傍及於遷就不辜至號其獄為虎穴則慘亦甚矣語曰畫地為牢義不入亦所居之勢然也然則圜土之法其可復於今乎曰道德弗明教化弗行悍民之幸愿民之不幸雖煩為刑禁猶不足以督不勝之姦宄況圜土乎脫以謂必復圜土然後慊則今之犯流而加役與夫命城曰牢者去圜土蓋亦無幾矣尚焉取而復之乎唯上之人講修所以憫憐元元之道謹防範明分守相與

趨嘉會之適而一切接以粲然之至文則禮俗成刑斯省矣何必一二而追先王之迹哉是以孝文太宗之治而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又況休明之盛際乎

禮部取士

古人有言伯樂一過冀北之馬羣遂空彼伯樂誠知馬者使求馬者浪以衆人易之則在伯樂初無增損彼為馬者顧無良耶非馬之罪也冀北之不幸也世之取士亦何以異此三代已還取士之法於周為最詳葢自閭

胥而上書其敬敏任恤者或不書其孝友（友當作弟下同）睦婣書其孝友睦婣者或不攷其德行道藝至州長所以書者攷者悉矣然後鄉大夫即其大比而興所謂賢者能者夫文（當作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帥一鄉而有大夫焉則其知人宜每審矣人亦孰能病之彼唐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其有以易此乎竊嘗謂士人所取者義命則吾所恤也乃若夫得失則非吾所恤也千人臨之一人進退之故士之去就卒不勝有司之予奪有司取人者明闇

則衆所繫也乃若夫勢位則非衆所繫也一人司之千百人責望之故有司之升黜卒不勝士之毁譽夫士或有以非義命而幸一日之私得失者矣彼有司亦烏能以勢位而掩天下之公明闇哉則禮部侍郎與員外輕重亦何擇焉蓋取士之失自漢魏則然矣况末造之有唐乎廢鄉舉而為郡試則徼倖嗜進之徒相與起而朴茂廢_{疑}實之節因循喪去經術而為詞賦則雕篆一曲之巧易為力而閎深博大之學難為工謂之宏辭則掇

拾傳注比綴聲偶而已非能直探聖人之真意也謂以賢良方正則市取直聲攬為言說而已非能論列當世之大利害也又況臨難不顧徇節寧邦長才廣度沉迹下僚與夫不求聞達道侔伊呂茍可以名一科者無所不用則顧以為少總猥矣雖然其始猶不害其為得人也及夫糊名之法弛而通榜之弊滋或預為題品或亟賞薦獻拔人之親者他日人亦拔其親擯人之故者他日人亦擯其故於是苞苴竿牘之巧肆而科舉殆為貿

易之奇羸矣彼禮部侍郎果何補於唐耶王起三擅文柄當世以為美談許孟容末司考較士子號為晚遇其習俗妄自喜好乃如是韓愈薦侯喜等十輩辯則辯矣其如侵官何杜牧誠豪士也彼吴武陵何為者徑欲以常列居之欺矣甚者至有援宰相子以取具與夫妄意顏標為魯公之裔則可勝慨邪國朝雖因仍前代之習乃若夫防制則加密矣熙寧初一切剗去隋唐聲律之科既而博採三代教養之法行之未幾曠然一變士之

應書而起者往往騁絶羈淩倒景而時所謂明有司者又能加公心由直道副上所以急人之求焉譬彼冥鴻初在遼廓羅而下之曾不留賞則真弋者之殊巧也彼禮部侍郎雖非正用獨何慊於得人乎雖然必欲使前代之舊物不廢吾世則姑若前日援一二傑人時取而用之斯足矣愚尚何說以獻

龍雲集卷二十六

龍雲集卷二十七

宋 劉弇 撰

策問上

第一

問聖人末迹徂謝留以遺來世者獨其亹亹之真意布在六經間耳求聖人之真意當自傳注始晚學之於傳注其猶涉海者之須斗乎汪洋溟漲一昔非斗則南北

無自而正其於問津也踈矣詩之毛鄭易之王韓左氏之服杜與夫何休康成范甯之儔或分訓公穀或傳釋三禮意所獨至往往撫鍵重闗抱彼冥肆苟即而求之則前途永祛而晚悟隨至使邪説不能辭末學不得騁議者因謂元凱之於丘明師古之於孟堅猶孔門之有禦侮則傳注之有補於經蓋如此也近世新説一熾而先儒殆為弗録之附贅矣博如康成奥如毛萇臻極如輔嗣孤峙如元凱尚泯滅喪間至與蠹蟫為伍又况其

下者耶日者朝廷固有意乎傳注矣欲悉從之耶糟粕土梗不容獨是欲去取之邪則是前日之弊終在也二三子從事於學不為不久試語我傳注之果有得者誰歟其得如此其失如彼者又誰也欲悉從之與去取之其亦何自而可

第二

問天道難知徂運不留欲國家之無恃時令得乎哉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周公著時訓遜觀天象春秋書閏月

不告朔以為不足以訓民而詩稱日邁月征刺幽王不知議政事于朝朔則時令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夫以區區之褺秦猶能稽參呂令協彼更到之四時又况不為秦者乎是故歆向馬遷班固蔡邕之徒或傳五行或書天官或志變異委曲纖悉厥有理詣殆為此也其後魏明帝常讀五時令於正殿會列辟使聽有足稽者焉至晉咸和中輙復行之而太宗之貞觀明皇之開元亦遂採掇不廢則彼魏相稱陰陽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豈虛

言哉今欲窮魏相之說求經術之士如趙堯李舜倪寛貢禹輩使各主一時因舉唐制以四孟月朔旦或四立之日御明堂順五方讀五令粹彼闕典斯亦足矣而議者猶以紛更為憚夫明分至啓閉使雨暘寒燠各得其序玆盛舉也尚何議者之卹二三子其商之毋忽

第三

問筆端膚寸與經史出沒與鬼神敵與與造物者爭巧其賦乎古者登高能賦始可以為大夫而詩之六義賦

居一焉子虛烏有亡是之類始雖誕謾不根晚乃歸之諷諫則君子之於相如固嘗有取也其後長楊羽獵之出於揚雄兩都起於孟堅二京見於張衡三都發於左思於是賦始盛行矣其詞詭激故讀之者可喜比綴聲偶故味之者不厭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博物者時有取於其間彼有以三都二京為五經之鼓吹與夫漢世之疑吐白鳳晉人之自謂當作金聲良非虛語也自隋以來進士決科莫不用賦而李唐之盛時將相大臣

往往由此塗出孰謂一日罷去而不遺憾於墨客耶此前日二三柄臣所以扳復於反手之頃然聲病不講幾二十載於茲矣舊習者已彫鑠於頽年晚進者或恍駭於新律之二者均患也非俱適也諸君方將灑落寸管掇拾膴仕正自不當以篆刻為緩習賦之道宜必有逕焉而不迂者幸以見告

第四

問資有待之哺紓卒歲之廹力至則獲力不至則曠以

汙者其田乎然田有水事其防節則存乎輸灌瀦洩有稼器其便巧則見於銍刈銚鎒與夫有畧之耜斯趙之鎛而其末至於耘耔之後先播種之早晚類亦要術存焉且農民歲時從田有非必人代皆其所自為然上之人勸而教之亦必不免矣則西漢趙過之教代田是也蓋自后稷教民播奏艱食其後乃有周官遂人縣師酇長之徒或以土宜教甿或以興鋤利甿或辨種稑之種陳於邑閭或稽器於有司之數而見之歲時然考其較然

易行顧以為莫代田若者且過教民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其後得穀比縵田畆率一斛以上此其效章章有足稽者矣熙寧中天子疚懷粒民獻説不究利害之本末一切儌倖奮私智贏五種而從之甚者捍不測之漲海淤股引之濁涇以至遺患一方瘡痏千里言地利者始羞焉雖然自京邑以西如唐鄧之交昔召信臣用其地通溝瀆起堤閼增田至三萬頃者也爾來皆汙萊彌亘沼鼃黽而藪麕鹿是豈勢然耶人力弗至故也用

此推之天下遺利固已多矣今欲迹趙過代田本末稽其便巧設官張科如古田畯力田歲時勸相其間以與斯民圖利長久誠顯效也而議者以為終恐有前日之弊而適足以遺一方之擾則為二三子者其可無說乎若曰前日之弊可以為大戒是因噎廢食說也吾何望焉

第五

問賢者每可以取法故所在為有目者之象魏能盡物之願故所至為有生者之時雨此前日之大老所以起

於暫息之伊川也茂典縟禮萃諸其一身元鈞魁柄折諸其一言人臣得君自近世以來迨未有盛於此者士生斯時漱咢味之和睨台躔之輝顧不快哉然肇有生人未嘗無膴仕盛位顧所以及民物者何如耳夫未可以聲詩而聲詩之士誠有罪焉若乃遭風雲盛旦窺歷世闊典相與嚌英吮腴噤不飾一辭是誰之過歟且舊德用矣善類引矣沛亟下之澤協登平之休期在歲月之頃則棲筆持簡以須者眞墨客事焉獨不知歌元首

股肱有如臯陶頌聖主得賢臣有如王褒者定誰耳二三子試歷舉古賢卿相有得於君與見之歌頌而無愧者著於篇庶提槧而考之古以驗於今行有取也

第六

問甚矣流品混并賢不肖雜揉與夫員多闕少之為歷世銓品患也日者吏部左右選自八路外士之造選者歲尚毋慮數千輩用一歲為注授之彌留用再歲為伺闕之久近凡三歲然後僅補一官而又有不幸非三歲

而補者存焉夫赴官者一人受代者一人踵而注焉者又一人則是率一官而三人者迭相代徙也亦可謂少總猥矣且員則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此劉祥道所以永慨於顯慶者也自熙寧以來雖號三歲一取士然用進士補與武科調者牓裁數百人而任子流外視前日益復少損則其弊安在哉方周之時内外之士員合六萬三千六百七十有六而處士者不聞有餘雖區區之漢唐仰禄者猶不下數人適足而已則況休明

之盛際乎然則如何斯可使末流之弊一朝革也試敷繹之毋忽

第七

問法者非盡性之書先王之俟民以法也譬彼江河亦使難犯易避而已五代旣往解綱去苛創刈凝密惠厚細民若視傷者顧吾之仁悉能子焉而慈之此聖宗之所以有天下也昔藝祖嘗語馮炳曰吾讀漢書見于定國張釋之治獄平反下無寃民此有以望女命吏如此

況麗辟之科指乎是故釋鉗軍以示恩貸矜鼠竊以戒苛吏有若吾太宗之寬仁者嘉憤疑從吉曉知法律重輕祿期疑以不免枉撓有若吾真宗之惻怛者其在仁祖之閱大因奏牘也至或愀愴長喟求所以生之而弗得則雖舜命臯陶惟刑之恤與夫成湯泣孤之意亦何尚茲哉先皇帝將順前美愛養黎庶是以前日京師置大理獄於以申雪寃滯底諸無犯而已矣然行之數年抵冒者尚衆而逮報爰書或不勝其猥豈民未有以知

方乎意者奉承之吏弗能宣布聖慈也今欲鞠茂草於圜扉虛貫索於天星使斷獄者如孝文之四百太宗之歲二十有九宜必有謂其試件之

第八

問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古者天子爭臣七人葢來物之心虛嗜直之好專則置諸其左右使裨光白日紐疑作組闕華衮獨患吏貟弗衆耳唐武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以來尤號清選問其官則

知其人知其人則責其事夫責之以不得不爾之事則
誰且如立仗馬取給芻豆而已乎是故彈劾裴延齡有
如權德輿之方介雪拔宋申錫有如韋温之剛果握筆
草狀不憚左黜是在劉寛夫叩額龍墀力疏畋遊是在
劉栖楚至如竇羣則自號二十年難進之臣歸登則願
寄一名雷霆之下其餘刮垢摩光取否易昏繇兹職鯁
鯁為唐名臣者至不可勝數遺補之助蓋如此其亦以
謂有可以復諸今日者乎若曰省事不如省官則孔子

奚取於七人哉且前日嘗復先世之官制矣以為悉應於古則遺補固不宜獨置而弗省也然議者則曰官責其效奚以名為今之左右司諫正言蓋唐遺補類尚能復古否耶佇聞高論以訂然否

第九

問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自劉知幾著三長五不可之論而操筆之士卒莫有非其說者夫裒掇舊典考覽世故成書既往者信巳難矣而出乎其後者又或恕心不

存焉耀已所長訾累前作迨如東家之矛西家之盾莫足以相入是故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班固之詆馬遷者以此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蔚宗之詆班固者以此而劉肅則并與二三子而詆之其論馬遷也與固之說畧同以為班固序廢興則茂祖德述政教則（少一字）理本而右典刑蔚宗詘公才而采私論拾典實而飾浮言由此觀之則是從事乎

史者類非全才也可乎夫史之難既如此而後世至乃取東觀多為之頁舉一代之事而責之以抄撮之衆手自以為庶幾制作矣今考諸太宗之晉令狐之周魏王之隋五代劉氏之唐其失殆有甚於數子者亦何啻十一而千百之耶諸君刓精史學久矣若固之譏遷曅之譏固果亦有在於是乎知幾之論劉肅之評如何而後可以無憾也如曰不若成之衆手則歷代之弊已如此矣亦奚足以勝議哉要必有折衷焉而不茍者願揆之

諸君

第十

問大不倫而甚無謂者聖人不以之明理而撫世一作撊

自老聃莊周作其書雖號詬病世俗其實則真若不得

其平而矯焉者放言不根直時有過處耳非欲盡拔堯

孔之外而不託於人世也而近世學者往往宗彼闊誕

之言為疑陋典近而榮荒忽不乃左乎操機營營舜眉

溢背而曰我能與未始有物者遊視其貌鬼然不制察

其中無有也而曰我能深根寧極小太山大毫末以之齊有形吾不以為誣也顧不當以為場屋資耳内聖外王以之明本末吾不以為非也顧不當每置諸筆端耳且其使人人無預乎世如不才之社木不事事如攘臂之支離疏睨太廟之犧以尊生託曳尾之龜以謝聘則是為君者不得臣此華士傳乙之徒所以見誅於太公管仲也或曰使人相與遊一世而得淡泊焉兹非老莊助歟或曰亡西晉者其誰乎而曰有助若是則王衍山

濤不容得罪於後世矣古人謂此輩正可束之高閣之上豈虛也哉或曰虛華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王通不有是說乎二三子從事於茲久矣盍亦謝之歟盍亦取吾聖人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者卒其緒業歟既未能洗憤於江皐謝緣人封則無為横復此紛紛也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第十一

問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則是堯舜其猶病諸者知人

之謂也嘗觀漢高帝語呂后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智有餘難獨用周勃厚重少文必安劉氏已而果然又謂劉濞曰後四十年東南有亂非若耶後濞卒以亂聞且高帝觀是人也至如操印圜以契物了無不驗者則堯舜之所難者高帝反易之乎古人有言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且武帝得之霍光孝宣得之邴魏劉備得之孔明苻堅得之王猛與夫太宗之於房杜王魏明皇之於姚崇憲宗之於裴度類非有唐許小數以探射隱伏

也其知人如此又何說耶又嘗觀臯陶九徳止曰亦行有九徳爾非曰某人宜必有某徳也如郭林宗許子將許靖劉邵趙甤輩至以月旦著評人物命志長短名説亦無不如志者彼數子者又果賢於臯陶乎孔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子貢欲方人子曰我則不暇以是而繩數子能無纇乎厥令知人之術固有不得而闕者彼漢唐之君與數子之説其術何在試言之

第十二

問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言禮而儀反多於禮又孔子之
門人有自許以顧為小相者而動無禮文盖桑扈之所
刺則儀之在禮固有不可廢焉者然自郊勞至於餞贈
禮無遺者而君子不以為能禹行舜趨而荀卿詆以為
子張氏之賤儒則儀之在禮又有不必先焉者故趙簡子
問周旋揖遜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而女叔時亦以
為魯侯焉知禮屑屑焉習儀以亟由是觀之彼所謂真
禮者果安在乎今周官禮儀與戴聖所傳號禮記者件

舉條別殆有甚於組繪非其攝齊斂衽之小謹則簠簋梐枑之繁文也而儀禮又韓愈欲揖遜於其間而不得者遽以為儀而緩之可乎厥今承平百年疊疊乎趨佳會之適裁撙茂典紛綸葳蕤以與先王方軌之時也脫有制作彼所謂儀者亦可廢乎若曰必有真禮者存則彼顯慶開元禮多至於數百卷又何取也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孰謂儀焉而非真禮者試為言之

第十三

問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不有是說乎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孟子不有是說乎國家右文黌宮膠館布滿天下異時慮無以為食貧而學焉者之資也令天下州郡賜號弟子員者類給田縣官使歲時食息取具焉非以是為真足以養天下士也而嚚嚚之徒頓客喙張遊腹所至之地纔為粒食爭衡望一小觖則纚纚焉相弔甚於權輿之嗟舊

臣以故朝揄袂而轉南庠夕掉臂而跳東序用逆旅視學校者於茲幾人矣夫飲食所以充虛接餧設也不幸而不得一飽亦適然而已矣何乃驤意机俎之末校品絃誦之地以為七尺資乎不然朝齏暮鹽古人何有以獨甘之長勞也吾與諸君為此寂寂有日矣抗高懐不屑於流俗如吾孔孟之説者有哉無有也此亦以謂必食然後可以養士歟亦將不復從事於區區之口腹以與此簡編坐閱歲月也其試言之聊以觀諸君之志

第十四

問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此貨殖之民所以滋於前代也方其盛時家給足而口壯蓄王者資之有可以勸督不業於生事者而閭閻細民慕之亦足以寄孥與賄焉及其弊也規盆鼓之餘計累黍之入橫者乘之而不制貪者因之以佐姦操奇贏擅開闔至與封君爭衡而天下始困於兼并矣史載卓氏而下十餘輩如曹邴氏俯拾仰取刁間氏桀黠漸詐任氏擅縣

官倉粟無鹽氏貸列侯子錢又其掘冢行博販脂賣漿之家往往伺釁竊發旁連大族如郭解樊仲之儔相與赴急從仇抵死而不悔嗚呼其撓法蠹民乃爾耶聖宋奄宅四履等視貧富異時貨殖之民稍已落其機牙矣抵禁犯法則無有也而議者尚患吞噬者連阡陌囷庾相望矗然而沾手塗足者曾不得置錐也射利之豪擁高貲軌揖鱗差而荷任者曾不得完短褐也前日右姓有如青社之麻龍門之李壽春之王大賈之焦氏與夫

近世都下之孫郭此亦卓氏輩何以異哉天下此儔固不少矣今欲少弭其兼并之欲而使不得輙張則其術宜必有恕焉而不廹者願與聞焉

第十五

問自周而下文章莫盛於西漢西漢之文章豈特從事於筆墨而已乎方得意時其精處視古往往無上而其凡近猶不失為宣心之格言其見之君臣相遭也真意亹亹反復不厭其别白民物之休戚利疚也霍若披霧

亟覩青天使讀其書者如即乎其人想其風者如出乎其時是故斂天（少一字）之極摰歸之制策有如公孫弘董發治亂之至蘊本之先王有如賈誼孔光之對日食杜欽之矢直言則休咎可得而周知矣梅福之諫妃匹貢禹之厚風俗則成敗可得而僂指矣觀劉輔王章之疏則知忠嘉為有餘味望之方進之語則知慷慨為獨至其餘如馬遷長卿揚雄王褒子駿之徒道壯捷發望詩書眭盻若將直躋而弗愧者殆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

唐人柳宗元定著西漢文類豈徒然哉今諸君必欲講
探衰掇資之以輔經術之餘則當誰始萬一置身周行
所以設施應世者又誰先也夫履鮑居蘭玩所先入染
絲斲梓功在初變苟有志又烏知班書不為大匠之機
括乎願一二具之

第十六

問孰使我當身天下而不可得者非名教乎季世之士
往往留情犇競之末流而既則了忘其所自為者夫以

勢言之夷齊之餓𠻳固不若齊景之千駟然必安而後已則子貢之結駟已取羞於原憲之調飢矣以利言之則董生之江都固不若公孫之紫闥然必當而後已則李郃之登科反愧於劉蕡之下第矣而其甚者脅肩諂笑折腰撓膕瞷瞷然不見奪糈為幸昧夫孔子所謂不可與事君之鄙夫者士至於此尚可責以風槩也耶日者朝廷詔郡國以經明行修拔士已而復申以十科至併與士未仕而索焉茲誠敦奬名節之盛舉也而議者

尚喔咿呰呰之徒或不免於豢私詭埶與向所謂忘其所自爲者無異寧有是耶傳曰井中之霜以箕昴之寒黃蘆之萌以逃暑之火言應焉者適契也二三子其亦以謂宜何侯而可以無負茲選者

第十七

問謚之爲言引也周官太史掌賜謚春秋書㙜蔡桓侯明天子所加而禮有公叔戍請所以易名者然則人臣之有謚舊矣有唐以來沒者故吏以狀請謚於尚書省

而考行定謚則存乎有司盖周制諸侯之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於王之意也而或者見有以單字顯如周公之文衛公之武則曰於美為未該見有以兼複者如蕭何之文成張良之文終去病之景桓霍光之宣成則曰於實為已漫見美惡雜厠如蕭瑀之正褊元載之成縱則又謂公功一作罪莫適與辨也脫以謚為未足多據乎則古人盖嘗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矣以為率可考信乎則專國而逐君取稱曰平無徳而有馬千駟亦進云

景韋巨源醜正附邪也昭或猥加許敬宗迷國反道也而恭繆輙易此又何說也況有侵官如嚴郢誣實如林寶者哉若曰單字未暢則彼蕙複者宜得之矣用兼複為非則蕭何而下與有唐百一十有五舉當黜也可乎然則猥加數易侵官誣實如何而可以寢斯弊也夫以李愬之謚為武于頔之謚為厲而人主或從而搖奪之矣是又何心嘗以謂考究典禮當今之所宜先者二三子其商焉無辭

第十八

問兵之司命曰將脫非其人則緜地千里連衆百萬舉而願之虎狼之喙非不幸也古之人要必一將之身而數器之爲備乃始可以塞責故曰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豈虛言哉且趙括之誦讀不若去病之方畧君集之嗜教不若衛公之天姿是豈篤於材者然耶淮陰多多益辦而子玉過三百乘則不能以入是豈域於智者然耶唐太宗曰李勣李道宗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薛萬徹

非大勝即大敗其小體之不齊有如此者賀若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其全體之不類有如此者背水一也韓信井陘則勝沛公濉水則敗覰釁而動一也卞莊子以此刺虎則效宋義以伺秦隙則誅將之難其人也如是千里一人雖謂之比肩可也前日南有盤瓠嘯聚西有勁一作勍羌陸梁一日天子喟然思得將帥之臣舉齊斧而盪逋寇不啻飢渴然臨敵之始卒未有能犂前世數公之盛者豈

斲輪之妙定自不傳耶抑亦教養之法未備與夫區區武科初無補於得人耶夫平居而歎頗牧對敵而思衛霍孰若吾身親與之俱方今遴拔奉勇以備虛憍其為急策至計明甚然則得將之道宜何自先一作而可

龍雲集卷二十七